视障儿童阅读推广活动中话剧疗法策略应用探究*

——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听·爱”故事会项目为例

王丽琴　钟 琳　郭 瑞

摘　要　戏剧治疗在中国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的应用探索也鲜少涉及视力障碍学生。鉴于此，基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运营近5年的“听·爱”故事会项目，就该视障儿童阅读推广项目中戏剧疗法策略的应用实践展开探讨，以期为图书馆界的视障儿童阅读推广工作提供一种可行的参考范式。

关键词　视障儿童；话剧疗法；应用策略；阅读推广

分类号　G252

本文引用格式

王丽琴，钟琳，郭瑞. 视障儿童阅读推广活动中话剧疗法策略应用探究——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听·爱”故事会项目为例[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0(S1)：135-140，144.

DOI:10.16384/j.cnki.lwas.2020.s1.029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心灵的黑洞，这里隐藏着我们负面的情绪，是我们所经历过或尝试逃避过的混乱与黑暗、空虚与受伤、痛苦与忧郁、焦虑与恐惧。但这些情绪却也是生命最原始的养分，是我们所逃避不了的经历，只有把它们挖掘出来，重新注入创意与灵性的养分，获得心理温暖与爱的力量，我们才能得以净化和重生[1]24。戏剧就是这个能让我们看到灵魂的镜子。在这面映照灵魂的镜子中，我们能从他人的眼中看到自己。在现代中国，狭义的戏剧专指以古希腊悲剧和喜剧为开端，在欧洲各国发展起来继而在世界广泛流行的舞台演出形式，中国又称之为“话剧”[2]102。因此本文论及的话剧疗法仅限于狭义戏剧范畴。

本文将基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以下简称省图）在广州市启明学校（以下简称启明学校）成功运营近5年的“听·爱”故事会项目实践，集中探讨话剧疗法在视障儿童阅读推广中的应用策略。

1　戏剧疗法及其应用

戏剧疗法是20世纪50年代在欧美国家发展起来的一种表达性艺术治疗新模式，整合了心理治疗、戏剧表演、社会学等多门学科知识，强调来访者在与咨询者建立信任关系的前提下，以戏剧表演为媒介，通过审视自身问题，促进自我的重新整合和个性的再次发展，以达到治愈心理问题的目的。简单来说，戏剧治疗是一种通过戏剧或剧场的媒介来达到治疗目的的艺术治疗模式[2]102。

戏剧治疗者身心障碍或情绪失控的背后通常是其社会角色的定位产生了偏差，他们无法在日常生活中成功扮演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他们所呈现的“真实”无法让人信服，也许更多的是无法让自己信服，他们因此无法在日常生活中与真正的现实对接[2]105。戏剧治疗的目的就是要让个体通过建立戏剧化的“非真实”完成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达不到的与标准不一致的行为，从而享受并满足这种“过失”与

*本文系中国图书馆学会2018年阅读推广课题“基于话剧疗法的盲童阅读导向研究”（项目编号：YD2018B58）阶段性成果之一。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差错”所带来的情绪宣泄与愉悦的快感，继而走出幻觉，找到“过度距离化”和“过近距离化”之间的平衡点，找回日常生活中的“真实”[2]105。对戏剧治疗而言，戏剧不再只是演员精心制作出来的艺术品，它要求每个人成为自身的表演者，不断改变自己、创造自己，治疗的力量就蕴含在这样的改变中。这种行动中的个体才是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克服精神异化、完成净化之旅的现代英雄[3]。

戏剧治疗在中国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并没有一个完全专业的戏剧治疗团体[1]22。就应用层面而言，戏剧治疗主要应用在特殊教育学校、精神病医院等领域，社会工作、高校等其他领域也进行了一些应用探索，但尚未形成规模。即便是戏剧治疗主要应用的特殊教育学校也鲜少涉及视力障碍学生。视障学生听觉和触觉代偿的认知方式使得他们无法像明眼生一样快速读取表情、动作等戏剧语言，甚至不能自如地进行舞台走位，很难真正参与到角色扮演的戏剧治疗环节中，更遑论在戏剧表演中得到疗愈。

用进废退，视障儿童由于视觉障碍缺乏获得面部表情或手势等视觉环境的线索，缺乏观察和模仿沟通的行为和模式[4]，常年以耳代目、以手代目，使得他们对听觉信息和触觉信息更感兴趣[5]，这让盲生的听觉注意、听觉记忆和听觉表象比正常人好[6]，让他们对声音和语言具有更敏锐的辨识力。据此推断，以“语言”和“声音”艺术为核心元素的话剧疗法应该更适合视障儿童。

2 戏剧疗法的视障儿童适用

每个儿童都期望获得他人认可，被认可的期望会刺激儿童积极正向行为的产生和强化[7]。与健全儿童一样，视障儿童也渴望与他人交流，渴望得到社会认可，这种社会期望在其课外阅读中得到了一定印证。如启明学校1—6年级的盲生过半会选择在每周四下午参与省图的“听·爱”故事会活动。活动开始前，盲生会主动回忆复述上次活动阅读的内容，与读故事的语言艺术家交流互动；活动结束后，盲生之间还会相互交流故事内容和“听读”感受。

根据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儿童的阅读偏好与其心智水平相当，儿童在阅读与自己心智水平相当的作品时更容易产生共鸣、宣泄、净化、领悟等阅读体验，从而促进其早期道德、语言和社会角色等社会化。省图面向启明学校1—6年级123名视障儿童开展的“100册心愿书单”调查数据印证了该理论。

2019年8—10月，笔者以省图“听·爱”故事会项目执行运营人身份向启明学校小学生发起了“100册心愿书单”调查，调查清单涵盖了小说、童话、散文、纪实文学等多种体裁，精选了历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等中国四大儿童文学奖获奖书目121种139册(含合集)形成“荐读书单”。荐读书单列出了书名、作者、出版社、内容简介等核心要素，视障儿童依据上述内容要素进行“是否想读”投票，最终由票数高低确定“100册心愿书单”上榜书目。考虑到视障儿童阅读特点，该调查采用启明学校老师分班级逐条朗读荐读书目，盲生现场举手投票，老师同步标记投票结果的方式进行。经过为期两个月的原始数据采集和整理分析，上榜的100册心愿书单体裁主要包括：故事性强，情节丰富的小说和童话类体裁合计占比93%，散文、纪实文学、合集等合计占比7%。小说、童话类体裁中的故事人物经过语言艺术家的专业塑造而充满戏剧张力，丰富多变的声效让故事人物瞬间复活甚至亲切可感，让具有较高听觉注意和听觉记忆的视障儿童得以快速进入故事情境，感受到故事中人物的情感和行为反应，将心比心地体验对方的感受，体验到一种共情的心身反应[8]111。

戏剧是一种文学实用主义实操技术。通过模仿、示范等机制，让观众学到一些历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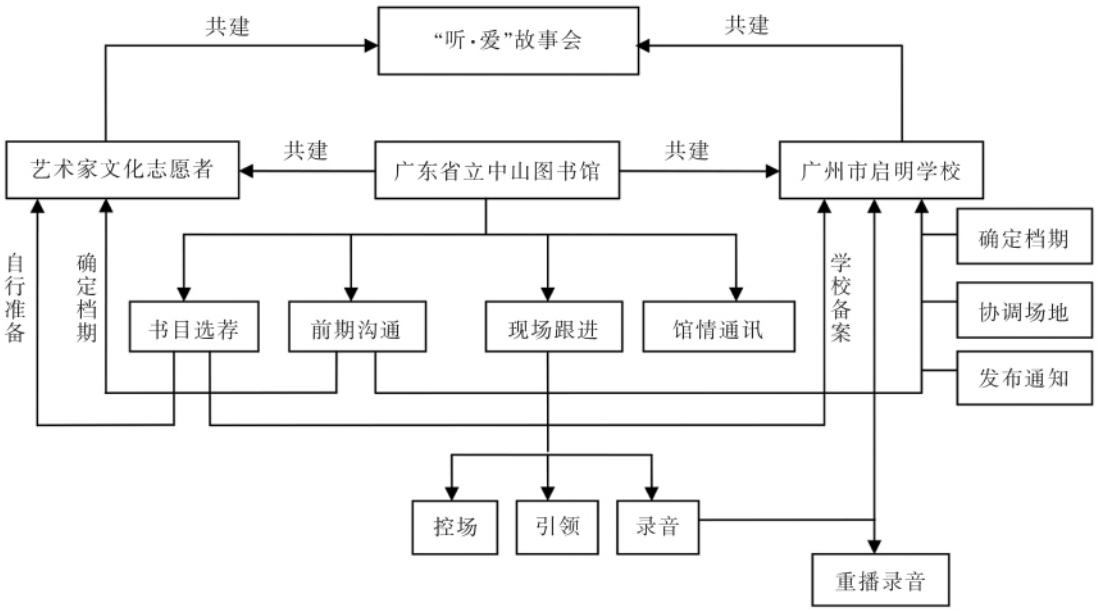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和现实的经验,观察到人性的一些特性,从而促进受众心性修养的提高,并使灵魂得到净化[8]148。视障儿童在"听读"戏剧的过程中,借由敏锐的"听觉"认知通道可以调取阅读记忆,加强个人的自我身份认同,通过情感转移、投射、认同和模仿等手段促进个人的改变和转化[1]18。

3　"听·爱"故事会中的戏剧疗法因子

英文的 Theatre 原意为观看的地方,意即只要是有观看与被观看的关系,就有剧场的发生。因此,我们并不需要剧本、舞台、服装、道具[9]。省图在启明学校举办的"听·爱"故事会活动可谓是一场"观看"与"被观看"关系链接的小剧场戏剧。著名戏剧治疗师 Eleanor Irwin 说:"任何能帮助个人去享有一种更强烈的胜任感与存在感的经验都具有治疗的性质。"近 5 年来,"听·爱"故事会活动对启明学校视障儿童行为问题的改善印证了 Eleanor Irwin 的观点。

"听·爱"故事会活动自 2015 年落地启明学校以来,定档每周四下午在启明学校举办,截至目前,已持续开展近 5 年共 100 期,平均每期约 40 位视障儿童参与活动。该活动由话剧演员担任"故事朗读者",向作为"现场观众"的启明学校视障儿童演绎省图馆员荐读的"故事"。经过近 5 年的实践探索,"听·爱"故事会活动总结出了启明学校视障儿童适用的"角色扮演读书"模式,该模式内在的戏剧疗法因子极有可能是其适用于视障儿童的重要原因。姑且把这种模式命名为"听·爱"模式以便析出其模式中的戏剧疗法因子。"听·爱"模式由三方三人三环节形成"三三"闭环链,如下图所示。



"听·爱"模式"三三"闭环链运行图

3.1　荐读者与观察者

荐读者作为"听·爱"模式"三三"闭环链起始环节执行人,在平衡视障儿童的阅读愿望和阅读需求的基础上确定荐读书目,该书目则由话剧演员担任的故事朗读人现场演绎给听故事的视障儿童。参与"听·爱"故事会活动的视障儿童遍及启明学校 1—6 年级各年龄段,其家庭背景、致障原因、视障程度不尽相同,听故事过程中的行为差异明显。个别行为问题严重的视障儿童甚至会因为听到故事中人物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一句台词而失控。更为棘手的是这种个别失控会瞬间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集体失控的视障儿童们就会进入狂欢状态，各种行为问题大爆发，需要较长时间乃至强制干预才能再次安静下来。这就要求作为荐读者的馆员转换成现场观察者，实时观察孩子们的反应，对呈现出失控苗头的孩子进行适当干预。

荐读者选择的书目都是以故事性强，角色丰富的小说或童话类为主，故事的主人公大都是与视障儿童心智水平相当的同龄人，更容易使其产生共情效应，习得榜样力量并应用到自己的真实生活中。

3.2 朗读者与表演者

朗读者作为“听·爱”模式“三三”闭环链“读故事”环节执行人，其语言艺术造诣直接影响着活动质量，即让视障儿童的注意力集中到故事情境中从而减少乃至改善行为问题，安静地听故事。视障儿童听觉感知灵敏，对声音的辨识力较强，极容易受到周围声音的干扰而分神。这种环境干扰音只有在朗读者的声音足够吸引人时才能被视障儿童自觉排除，沉浸在声音塑造的故事角色里，与故事中的人物同悲喜共命运。反之，当朗读者不以角色表演的形式读故事而以惯常平铺直叙的声音读故事，朗读者的声音对听故事的视障儿童的吸引力就会大打折扣，他们就会再度关注干扰音终致陷入失控无序场面。一旦文本通过超语言的方法被陈述后，就会在演员和他的文本之间、在简单阅读文本获得的意义与导演处理所确立的演出模式之间，产生一种辩证的戏剧张力[10]。“听·爱”故事会这种角色扮演式读故事对视障儿童行为问题的积极改善效果便可看作超语言陈述的“戏剧张力”效应。

戏剧治疗之所以有效，很重要的内在原因是治疗师引导来访者进入自己的生命故事之中，以角色扮演的方式回忆过去的真实经历，展现生命的历程[1]21。“听·爱”故事会的朗读者类似治疗师，用声音塑造人物，将平面的故事文本变成有声的“立体书”，营造出虚拟的戏剧场景，让整个活动现场在“读”与“听”的相互关系中呈现出“戏剧性”。

角色扮演是戏剧疗法的核心环节，该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让案主主动进入其想扮演的角色，并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寻找内在问题的答案。视障儿童们借由话剧演员用声音创造的舞台进入沉浸式角色体验，让自己与角色一起表演。此时，被扮演的角色可以与个体的真我建立一种创造性的对话关系，这种关系是治疗取得成效的基础，也是视障儿童行为问题逐渐得到改善的重要原因。正如著名戏剧疗法实践大师奥古斯都·波瓦所言，戏剧工作的伟大之处在于能够直接深入我们的潜意识深处，并与之对话。我们并不是处于对伯利克里希腊神话中令人着迷的俄狄浦斯王的兴趣，而是出于对我们自己的兴趣：那个俄狄浦斯诉说着我们，为我们而诉说，在我们内心诉说[11]。

3.3 教育者与总结者

教育者作为“听·爱”模式“三三”闭环链场地管控者和总结者，是“听·爱”故事会活动顺利举办的重要保障。如果没有场地，再好的戏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由启明学校指定教师担任活动场地管控者，协调活动场地及发布活动通知，是活动顺利开展的必要保障。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启明学校老师，深得视障儿童信任，由其担任每场活动结束后的总结者，既能快速地将沉浸在虚拟故事情境中的视障儿童拉回现实，又能顺其自然地引导孩子们对故事中的人物行为进行评价或为故事中人物遇到的困难提出解决办法，并最终对孩子们的畅所欲言进行鼓励性点评或及时纠正不当言论，让孩子们听完故事后有所收获。总结者是整个“听·爱”故事会小剧场的掌幕人，由他拉上大幕宣布演出结束并让演员和观众归位，整场活动才算真正结束。经过了去角色和总结思考两个环节，视障儿童便能从所扮演的与自身心理状态相关的现实或虚构形象的角色中抽离出来，把从故事中习得的知识和力量转移到现实生活中，不断增加积极意识进而逐步改善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自身行为问题。

4　"听·爱"故事会活动中的话剧疗法策略

4.1　合作策略

"听·爱"故事会项目以"馆、校、人"三方合作为运营前提,只有在三方通力合作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项目的运营初衷——助力启明学校视障儿童提高阅读素养。大部分视障儿童是因为眼疾或意外等原因后天失明的,这部分后天失明的视障儿童往往存在一定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具有高敏感和高自尊。这让他们对陌生人常常保持着警惕和不信任。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与健全儿童一样,渴望与他人交流,渴望得到社会认可。在"听·爱"故事会活动开展以前,荐读者和朗读者对启明学校的视障儿童而言都是陌生人,他们会本能地启动心理防御,不靠近,不轻信,只围观。要让他们自愿积极地来参加活动,必须要借助孩子们熟悉和信任的启明学校老师作为中间人。由于视障儿童自身的特点及学校安全管理制度,活动场地只能是校内且活动档期和进校活动的人也要相对固定,这就催生了省图和启明学校组织层面合作协议的签署和项目运营团队的组建,明确了朗读者和荐读者皆属于省图文化志愿者,"听·爱"故事会则是以启明学校视障儿童为对象的定向阅读推广项目,启明学校指定教师则为专项对接人,负责活动前学生动员、场地协调以及活动后总结点评等事项。

基于组织信任的合作策略给了荐读者和朗读者开启视障儿童阅读大门的敲门砖,有了这块敲门砖,荐读者和朗读者与启明学校视障儿童团体才有可能打破信任屏障,进而让视障儿童放心地畅享阅读世界中的"精神"之旅。

4.2　信任策略

尽管省图在 2012 年就在启明学校建立了流动视障服务点,定期为该校配备盲文书刊和有声资源,但这些资源实际利用率并不高。这很可能是因为盲文出版物、盲文阅读与视障儿童偏好阅读故事性强、人物丰富、情节跌宕的小说、童话类(见本文第二部分论述)新近出版物且习惯"听读"的阅读方式有关。在"听·爱"故事会项目落地启明学校之前,该校的视障儿童对省图的机构性质和服务内容仍十分陌生。正是这种供需失衡促成了"听·爱"故事会项目在落地前对启明学校视障儿童的"信任"度的重视。在信任前提下被满足的阅读需求会有效增强阅读的内部动机,从而增强阅读行为的持续性。

在"听·爱"故事会项目获得进入启明学校准入证并正式开始活动前一周,启明学校对接"听·爱"项目的老师便通过校园广播对该项目提前做了为期一周的宣传铺垫。视障儿童熟悉和信任的老师发布的讯息自然让孩子们觉得可信。得益于这种信任,2015 年 5 月 27 日"听·爱"故事会第一期活动在启明学校小礼堂举办时,得到了 40 多位视障儿童的支持。也许第一次到场参加活动的视障儿童好奇故事讲述人国家一级演员身份,也许他们中的部分人此前对听故事的兴趣不大,但他们听故事时不由自主的紧张和大笑以及结束后不肯离开去学校饭堂吃饭的本能表现都是对"故事会"信任的表现。信任策略可谓是"听·爱"模式里各戏剧疗法因子与视障儿童之间强化信任关系的"黏合剂",让视障儿童对朗读者及其所读故事的"聆听"愿望始终保持阅读黏性。这是活动持续开展和赢得视障儿童彻底信任的关键一步,走好了这一步才能真正让视障儿童在沉浸式阅读中获得知识和成长。

4.3　专业策略

听觉注意和听觉记忆都相对较好的视障儿童对声音的辨识能力也强,能迅速地在杂音中分辨出各种自己熟悉的声音。例如长期参与"听·爱"故事会活动的视障儿童,都能十分准确地根据声音分辨出荐读者和朗读者。这种敏锐的声音辨识能力就像硬币的两面,视障儿童也相对容易受到杂音干扰。听故事的过程中,有同学不受控制地自言自语、小声跺脚、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晃动椅子、用指甲扣桌子等，部分视障儿童就会受到干扰，分散注意力甚至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酿成秩序混乱的集体失控场面。这种情形下，一旦听到朗读者惟妙惟肖的角色化声音，孩子们就会迅速被角色化的声音吸引回故事中，重新安静地听故事。

朗读者的专业程度与视障儿童听故事的效果之间有着直接关联，专业程度越高，孩子们听故事的专注度越高，活动现场秩序越好，对故事内容的记忆越深刻，从故事中受到的启发越多。例如听过悬疑小说《七天》的视障儿童们，两年过后仍然记得小说中角色的名字和故事情节，并多次向荐读者和朗读者提出重读该小说的诉求。如果把一个富于趣味的故事看作一道菜，对视障儿童而言，朗读者的语言艺术水准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这道菜的吸引力大小。朗读者的声音变化越丰富，扮演的角色越生动，视障儿童就越愿意去品鉴回味故事内容，领悟故事内涵并从中汲取积极能量。专业策略可谓是“听·爱”模式各戏剧疗法因子与视障儿童之间信任关系升华的“炼丹炉”，用声音将故事中的人物搬上虚拟舞台，让听故事的儿童暂时抽离现实生活走进虚拟舞台并把个人经历投射到角色身上，最终在角色投射中经历一定程度的心灵洗礼。

4.4 持续策略

如果说合作策略是获取信任的“敲门砖”，信任策略是强化信任的“黏合剂”，专业策略是升华信任的“炼丹炉”，那么持续策略就是上述三大策略发挥作用的“时光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听·爱”项目及其团队与启明学校视障儿童之间的信任大厦是近5年100余期的时间和爱心一天天搭建起来的。从前30期以视障儿童阅读兴趣为荐读书目导向到30期后以改善视障儿童行为问题为荐读书目导向至今，“听·爱”故事会项目在启明学校的实践近年来终于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效果，不仅成为了视障儿童们每周一盼的“听读”活动，还成为了学校老师和学生家长积极支持的课外阅读选择。为孩子们荐读的书目逐渐从相对注重情节的悬疑、冒险类作品过渡到《将军胡同》、《大熊的女儿》等触及心灵创伤和人性阴暗但充满温情和正能量的作品。尽管这类作品往往伏笔较多，节奏缓慢，但孩子们却能从开篇到结局都听得专注入神，并在每次活动前的回顾环节和活动后的总结环节表现踊跃，一些从不发言的视障儿童也开始加入和同学的讨论。这种“脱敏”后敞开心扉的畅所欲言展现了孩子们对“听·爱”故事会项目团队的喜爱和信任，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暴露”真实的自己，如活动开始前早到的儿童会与朗读者谈论自己最近“听”的网络小说、自己报名参加的校运会项目或自己即将到来的生日。持续策略让“听·爱”模式各戏剧疗法因子之间的黏性持续增强，各因子间的链接持续稳固，“三三”闭环运营合力效应持续提升，从而对启明学校视障儿童阅读素养的提升和行为问题的改善发挥持续导向作用。

话剧演员演绎的书目为视障儿童营建了无所不可能的舞台，至少提供了除原有生命经验以外的另一种可能性，除了唯一的答案之外，提供问题可能有的其他不同的答案及解决方式的可能性，于是生命可以不只是宿命，而是有选择的权力[12]。“听·爱”模式仍在持续践行中，该模式如何进一步优化升级为适用性更强、成效更大的视障儿童阅读推广策略仍待更多样本数据质证。

参考文献：

[1]周显宝，赵倩. 从面具到真实——戏剧治疗理论与实践探究[J]. 戏剧艺术，2013(8)：18-25.

[2]谢眉. 戏剧治疗：游戏与仪式——日常生活与戏剧治疗中的自我呈现[J]. 剧作家，2018(2)：102-106.

[3]郝薇莉. 从古老治疗仪式到当代戏剧治疗[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106-112.

[4]黄梦萦. 基于触觉绘本的图书馆盲童阅读推广研究[J]. 图书馆杂志，2013(4)：28-33.

[5]钱志亮. 盲童的人格特点及其教育对策[J]. 心理发展与教育，1998(2)：55-58.

[6]马艳云. 视听觉障碍儿童的认知能力[J]. 中国特殊教育，2004(1)：59-61.

(下转第144页)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考——以广州图书馆玩具馆的实践为例[J]. 河南图书馆学刊,2019,39(8):4-6.
[3]朱淑华,王利贞. 自闭儿童图书馆服务研究与探索——深圳南山图书馆自闭儿童读书会的研究与实践[J]. 图书馆建设,2018(12):84-87,96.
[4]康超群,吴佳莹. 公共图书馆幼儿亲子绘本阅读推广服务策略研究——基于长沙市岳麓区家庭幼儿亲子绘本阅读现状调查[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8(11):116-123.
[5]樊国安. 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梦娃绘本馆"正式开馆[N/OL].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0-05-20]. http://www.cbbr.com.cn/article/122231.html.
[6]孙婷. 公共图书馆绘本阅读推广的实践及思考——以宁波市图书馆"立体式"绘本阅读推广为例[J]. 河南图书馆学刊,2019,39(8):25-26.

作者简介:
李 颖(1991—),女,助理馆员,天津图书馆(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天津,300201。

Research on the Reading Promotion of Picture Books for Preschool Children in Public Library ——Taking Mengwa Picture Book Library of Tianjin Library (Tianjin Children's Library) as an Example

Li Ying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icture book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advantages of public library picture book library in promoting preschool children's reading. Taking Mengwa Picture Book Library of Tianjin Library (Tianjin Children's Librar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actice of public library in promoting preschool children's reading, and puts forward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on further promoting preschool children's reading promotion.

Keywords Public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Picture book; Picture book library; Preschool children
Class Number G252

(上接第 140 页)

[7]陈玉赟. 视障儿童父母教养方式与社会期望的关系[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7(4):609-613.
[8]邱鸿钟. 文学心理与文学治疗[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9]苏庆元. 戏剧治疗应用于特殊教育的七种介入模式[J]. 桃竹区特殊教育,2018(31):7-19.
[10][法]帕特里斯·帕维斯. 戏剧艺术辞典[M]. 宫宝荣,傅秋敏,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362.
[11][巴西]奥古斯都·波瓦. 欲望彩虹——波瓦戏剧与治疗方法[M]. 马利文,欧怡雯,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23-24.
[12]洪素珍,李丽君. 从目睹婚姻暴力青少年儿童观点看戏剧治疗的经验[J]. 应用心理研究,2009(44):53-84.

作者简介:
王丽琴(1984—),女,馆员,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广州,510000;
钟 琳(1984—),男,中小学一级教师,广州市启明学校,广东,广州,510000;
郭 瑞(1982—),男,三级演员,广东省话剧院有限公司,广东,广州,510000。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Drama Therapy Strategies in the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for Visually Impaired Children ——Taking the "Hear · Love" Story Meeting Project of Sun Yat-sen Library of Guang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Wang Liqin, Zhong Lin, Guo Rui

Abstract As drama therapy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and the existing applications and explorations also rarely involve visually impaired children, this article takes the "Hear · Love" story meeting project of Sun Yat-sen Library of Guang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how to apply drama therapy to visually impaired children in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hoping to provide a feasible way for our public library colleagues.

Keywords Visually impaired children; Drama therapy; Application strategy; Reading promotion
Class Number G252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